

第十卷 運妙算書生奏大功 泄詐局奸徒告內變

詩曰：

輕裘緩帶自翩翩，帷幄謀臣一著仙。

從此妖魔難遁跡，捷書遂共反書傳。

話說賽空兒自往襄州路上去，等候梁家宅眷來行刺，夢蘭小姐自在近京館驛裏養病。看官牢記話頭，今且按下這兩邊，單表梁狀元那一邊。梁生自從與柳公辭朝出京，領軍前進，一路禁約兵丁，所過地方，秋毫無犯，百姓無不歡喜，俱備香案迎接。不則一日，行近武都時，李茂貞正屯兵武都界上。柳公乃離武都百裏遠近下住營寨。梁生對柳公道：「岳父以使相之尊，奉旨督師，李茂貞合當遠接。今旌旆已至此，茂貞猶不來，其意可知。」柳公道：「賢婿料茂貞之意若何？」梁生道：「茂貞久出無功，今聞朝廷一旦遣重臣督責之，彼必心懷疑懼，懼則生變，勢將與楊守亮相合矣。且朝臣糾劾茂貞逗留之罪，此必係楊復恭所使，正欲激變茂貞，使降守亮，合兵以拒我耳。」柳公道：「似此將何法以處之？」梁生正低頭思計，忽有伏路軍士擒獲奸細一名，並私書一封解進寨來。柳公拆開那書看時，卻是楊復恭親筆寫與楊守亮的反書。其書曰：

愚叔復恭拜白：前屢書奉寄，其中機密想俱鑒悉。承天門乃吾隋家故業，誠宜早圖恢復。吾向從荊棒中策立壽王，今既得尊位，輒欲廢定策國老，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！賢侄其速厲兵秣馬，並誘降李茂貞，合軍詣闕，吾為內應，大事可成也。

柳公看了，拍案大怒道：「逆閹狂悖至此，吾當將此書奏聞朝廷，立誅此賊。」梁生便道：「岳父且勿奏聞，此正可將計就計。」柳公問：「計將安出？」梁生附耳低言道：「岳父可遣使行一角公文至茂貞營中，公文上多用恐嚇切責之語，小婿卻扮作書生先往茂貞處，與他說明就裏，教他見了公文假意發怒，竟將公文扯毀，綁縛來使，然後往興元詐降守亮，那時，小婿拿著復恭這封反書，再如此如此。岳父這裏須恁般恁般，便可使積寇立除，大功立奏。」柳公聽罷，大喜道：「賢婿此計，雖孫吳復興，良平再出，不是過矣。」遂依計而行。其所擒奸細密行斬訖。一面又傳檄附近關津城堡，加意盤詰奸細。看官聽說：梁生所言之計，說話的祇說得一半，還藏著一半，何不就此處一齊說明？不知兵機用陰，到得茂貞去詐降之後，還有許多怪怪奇奇的事。此處不能一齊說明，且到後文，自然明白。正是：

兵機秘密無人覺，妙算神奇止自知。

直待臨期觀變態，始明定計在先時。

梁生商議已定，辭了柳公，扮作書生，乘著快馬，悄悄地離了大寨，竟望茂貞軍中來。卻說茂貞與守亮相持日久，未有功績。一來為軍餉不敷，軍士不肯向前；二來見守亮之叔楊復恭現居君側，即使滅了守亮，適遭復恭之忌。為此，把征進的念頭都放懶了。今忽聞柳丞相奉了詔命，受了尚方劍，同著梁狀元前來督戰，限日奏功，他心裏著驚，尋思無策。欲待投降守亮，其實不甘；欲不投降時，又急切勝他不得。正躊躇未決，忽守營軍士入報道：「有一書生自言有機密事，要見都督。」茂貞聽說，想道：「此必楊守亮遣來的說客，要說我去投降的了。」因問軍士：「可知那書生從何處來的？」軍士道：「他說從長安來。」茂貞又想道：「若從長安來，必是楊復恭遣來說我投降楊守亮的了，且看他將何辭說我。」便教請那書生進來相見。祇見那書生昂然而入，器宇非凡。茂貞不敢怠慢，以禮相待，請他坐了，問道：「不肖奉命出征，未有勝算，勞而無功。近蒙嚴旨特遣重臣督戰，不妄正在進退兩難之際，先生遠來，必有高見，開我茅塞。」那書生道：「愚生有一密計，願獻之都督，請屏左右，當以相告。」茂貞即喝退左右，請問密計。

那書生笑道：「且教都督看一件東西。」說罷，於袖中取出金印一顆，付與茂貞觀看。茂貞接來看時，卻是行軍祭酒之印，大驚道：「原來是欽差參謀梁殿元，末將失敬了。」梁生搖手道：「都督噤聲，且勿泄漏。下官此來特奉柳公之命教都督詐降守亮，以成大功。」茂貞道：「要末將行詐降之計卻也不難，祇恐他未必肯信。」梁生道：「柳公正恐守亮不信，有個計較在此，特命下官先來對都督說知。」茂貞道：「有何計較？」梁生將毀書縛使之計，對他說了。茂貞道：「若如此做作，便不由守亮不信。」梁生道：「然雖如此，還恐他未肯深信，今更有一妙計。」茂貞道：「更有何計？」梁生便取出楊復恭的反書來。茂貞看了驚道：「此書從何而來？」梁生道：「此係伏路軍士所緝獲，我今拿著此書，將計就計，如此如此，那時，都督到彼詐降，一發不由他不信了。」茂貞大喜道：「此計甚妙！末將祇因叛師陰結逆璫，故舉動掣肘，久出無功。今有了這封反書，不特叛帥可以計擒，即逆璫亦授首有日矣。便當依命而行。候柳公引兵至興元城下搦戰時，末將即為內應便了。」梁生笑道：「若如此，又覺費力。今不消柳公到興元城下搦戰，竟要賺守亮到柳公營中就擒。」茂貞道：「怎生賺他？」梁生附耳道：「須恁般恁般。」茂貞欣喜道：「如此，真不費力。」兩個審謀已定。當晚，梁生就在茂貞營裏歇了。過了一日，忽有一差官飛馬至營前，對守營軍士道：「我乃柳老爺的差官，驢捧公文在此，快請你主將出來迎接。」軍士快報入營中。茂貞怒道：「柳丞相的差官不是天使，柳丞相的公文不是詔書，如何要我出營迎接？好生無禮。」吩咐軍士阻住差官在營外，不許放進，祇將他公文取進來看。軍士領命，取進公文呈上。茂貞拆開看時，上寫道：敕命總督征西軍馬賜尚方劍左丞相兼太僕卿兵部尚書柳 檄諭征西都督李茂貞知悉：照得興元積寇未平，皆因該都督逗留不進之故。今本閣部奉旨前來視師督戰，乃猶置若罔聞，其平日怠玩可知。為此，差官傳檄，仰該都督速赴軍前自行回話。如敢遲延，定按軍法治罪，決不姑恕！

茂貞看罷，勃然大怒，將公文扯破，喝令軍士拿那差官進來。眾軍士得令，便把差官橫拖到拽拿至面前。差官嚷道：「我是柳老爺的差官，如何敢拿我？」茂貞大喝道：「柳老爺便怎麼？量他不過是個文官，怎敢如此小覷我？我今先把你這廝砍了，看他怎地。」便喝刀斧手將他綁出轅門，斬訖報來。差官著了急，大叫道：「這是柳老爺之命，須不干我差官之事。」茂貞道：「既如此，且把你這廝監禁在此，待我明日先砍了那柳老爺，然後砍你未遲。」於是，將差官軟禁後營，隨即密修降書一封，差一的當軍官，星夜驢往興元城中楊守亮軍前納款。

原來守亮常與楊復恭密書往來已久，欲誘降茂貞，時時使細作刺探。忽一日報說茂貞營中有個長安來的書生獻甚計策，守亮便猜是復恭所使，乃接得茂貞降書，書中備言不甘受柳公侮慢，因願投降，並述毀書縛使之事。守亮半疑半信。正在躊躇，忽守城軍士來報，城外有一書生模樣的人騎著匹馬來叫門，口稱是參軍楊棟，有機密事特來求見。守亮雖不曾與楊棟識面，然已聞楊棟是復恭所使，

的義兒，現為參軍，原係秀才出身。今聽說有書生自稱參軍楊棟，便認做復恭遣他改妝來面議軍情的，遂親自騎馬上城來看。祇見那書生人物軒昂，儀表非俗，又且匹馬而來，別無從騎，一發不疑。便開城放進，同至府中以弟兄之禮相見，揖讓而坐。守亮道：「久聞大名，今日幸會。不識內相老叔近履若何？有書見寄否？」那書生道：「前屢書奉寄，想俱入覽，今更有密書一封，不敢託外人傳達，特遣小弟親贖至此。」說罷，便取出這封反書來。守亮接來細細看了，認得是復恭親筆，如何不信？那曉得書便是真，人卻是假。這書生並非楊棟，卻就是梁生冒名來賺他的。正是：

賢名每為奸冒，奸名何妨賢竊。楊棟曾冒梁生，祇用復恭一帖；梁生今冒楊棟，也用復恭一札。彼此互相脫騙，可謂禮無不等。雖然連我機謀，祇算抄他文法。

當下，守亮誤認梁生是楊棟，置酒相待，極其歡怡，說道：「老叔書中之意，教我作速誘降李茂貞，近聞茂貞營中，有長安書生來獻計，不知是何書生？所獻何計？今茂貞忽地使人來獻降書？因未卜其中真偽，不敢便信。」梁生笑道：「獻計書生不是別人，即小弟也。小弟奉內相大人之命，勸說李茂貞，使納款麾下耳。」守亮撫手道：「我猜想這獻計的必洽係相老叔所使，果不出吾所料，但不想那書生就是賢弟，如此說時，茂貞請降是真情了。」梁生佯問道：「他降書上如何說？」守亮便將降書取出與梁生看。梁生道：「小弟前日說他，他已首肯。今又被柳丞相侮慢，一時忿怒，毀書縛使，事已成騎虎之勢，不得不歸命於我，其請降的係真情。若兄長未敢輕信祇須與他相約，勿帶部卒，但單騎來投便了。」守亮聞言，點頭稱善。即喚過那獻書的軍官，依著梁生言語，遣發去訖。

次日，李茂貞果然一人一騎，身邊不帶寸鐵，手中執著降旗，直來興元城下，大叫開門。軍士報入府中，守亮同著梁生登城審看明白，然後開門放入。茂貞見了守亮，下馬拜伏於地，說道：「末將進退維谷，願投麾下，荷蒙不棄，銘感無任。」守亮慌忙扶起。茂貞見了梁生，假意道：「原來楊參軍又早在此了。」當下三人並馬入府。守亮請茂貞坐了。茂貞細訴柳公侮慢之故，取出那角扯毀的公文來與守亮觀看。守亮看了，對茂貞道：「你和我都是武臣，也祇為受不得文官的氣，故興動干戈。昨家叔內相，特命舍弟參軍，贖密書至此，教我結連都督，合兵詣闕，他便為內應。今既得都督相助，即日合兵前去，先斬了柳玭、梁棟材，然後大驅土馬，直指長安，何患大事不成？」茂貞佯惟惟聽命，梁生卻假意沉吟不語。守亮問道：「賢弟為何沉吟？」梁生道：「柳、梁二人雖係文臣，頗知韜略，不可力敵，祇可智取。愚有一計，不費分毫之力，可使二人之頭旦晚懸於帳下。」守亮忙問：「有何妙計？」梁生道：「昨李都督毀書縛使，柳、梁二人尚在未知，兄長可即統領城中精銳，打了李都督旗號，徑到他營前，祇說李都督親來迎接，彼必不疑。那時兄長突入其營，取二人首級，豈不易如反掌？」守亮大喜道：「妙計！妙計！」梁生又背著茂貞，私對守亮道：「茂貞新降其心未定，若兄長假扮了他，去賺了柳、梁二人，也不得不死心塌地投順，更無反覆矣。」守亮聽說，愈加歡喜，祇道楊參軍是一家人，故作此肝膈之言一發傾心相信，便將城中兵符印信都付與梁生，教他代守城池。一面到教李茂貞星夜回營，把所部兵將盡收入興元城中，幫梁生守城，自己卻假扮做李茂貞，領精兵三千，打著征西都督的旗號。

是夜，初更時分，潛地開城而出，連夜趨行。至次日午牌以後，早望見柳公大寨。到得寨前，見寨門大開，守亮先令人通報，說都督李茂貞特來迎候。少頃，聞寨內傳呼道：「著李茂貞入營參見。」守亮便率眾一齊鼓噪而入，卻見帳前並沒一人，祇有柳丞相紗帽、紅袍端坐帳上，巍然不動。守亮趕上前，挺槍直刺，應手而到。看時，卻是一個草人，喫了一驚，叫道：「不好了，中了計了。」忙回身出寨，祇聽得寨後一聲炮響，寨門左右一齊吶喊，弓弩亂發，箭如飛蝗。守亮躲避不迭，身上早中了兩箭，幾乎墜馬，舍命奪路而走。隨行軍士大半中箭著傷。行不上十餘里，祇見前面左右，兩路塵頭亂起，喊殺連天，鼓角齊鳴，旌旗雜舉，正不知有多少伏兵殺來。後面，柳公又親自統軍追趕。守亮驚慌無措，落荒而奔，軍士自相踐踏，死者甚眾。正慌急間，忽探馬飛報道：「興元城已失陷了。」守亮大驚問：「怎生失陷？」探子道：「那楊參軍原來不是楊棟，卻就是梁狀元假扮的。如今佔了城池，城上都插了大唐旗號，使李茂貞領大兵殺出城來也。」守亮聞報，尋思四面受敵，進退無路，仰天長歎道：「吾命休矣！」遂拔劍自刎而亡。柳公隨後追至，見守亮已死，即下令招安餘眾。那些敗軍蛇無頭而不行，盡都降順。

看官，聽說這都是梁生與柳公預先定下的計策，梁生先扮了楊棟去賺守亮，卻教守亮扮了茂貞來賺柳丞相。柳公卻束草為人假坐帳上，自己先伏寨後將二百兵分作兩隊，各帶弓弩伏於寨門兩旁。祇聽炮響，一齊放箭。又將五百兵亦分作兩隊，多帶金鼓旗幡，離寨十里之外左右埋伏，祇等守亮奔回時，一齊搖旗擂鼓，追殺敗兵。隨後，又親統精兵三百吶喊追趕，合來止一千軍馬，卻像有數萬甲兵之勢，所謂用多不如用少也。從來將在謀而不在勇，兵貴精而不貴多。柳公此番用少取勝，全賴梁生用謀之巧。正是：

本是我賺他，反教他賺我；教他來賺我，便是我賺他。到得他賺我，我又去賺他；始終我賺他，他何嘗賺我。

當下，柳公梟了楊守亮首級，部領眾軍望興元而來，早有李茂貞領兵前來接應。原來，梁生在興元城中，自守亮去後，等李茂貞領兵入城，便傳下號令，教茂貞軍士分守各門，將守亮帳下頭目殺了一半，降了一半。圍住守亮私第，把他全家老幼盡俱誅殺。一面出榜安民，一面使茂貞領大兵前來接應柳公。柳公見了茂貞，用好言撫慰，及到興元，百姓俱執香迎拜馬前，梁生亦出城迎謁。柳公拱手稱謝道：「若非賢婿良謀，安能成功如此之速？」梁生逡巡遜讓。當日，官府中大排慶功筵席，軍中齊唱凱歌。彼時軍中有幾句口號道：

一紙真公文，一個假書生；一封真反書，一個假參軍；一面真旗號，一個假茂貞；一座真營寨，一個假大臣。柳家兵殺人如草，楊家將認草為人。柳丞相忽然有假，李都督到底無真。不但寨前迎帥的茂貞，固是假扮，即城下叫門的茂貞，豈是真情？若非狀元郎一番用計，安得興元郡一路太平？

說話的，梁生這場功績，純用詐謀騙局而成。這樣詐謀騙局，惟賴本初最用得慣，看他騙成親、騙入泮、騙館、騙銀、騙錦，無所不用其騙，亦無所不用其詐。梁生是正人君子，如何也去學他？不知兵不厭詐，從來兵行詭道，孫吳兵法，良平妙算，往往用此。祇要把這詐謀騙局，正用之人用之，便可上為國家去害，下為百姓除凶。那賴本初卻把這術數去欺親戚、謗師友，青天白日之下，更無一句實話，可惜孫吳兵法，良平妙算，被他邪用了、小用了。所以，君子之智誤用，即為小人；小人之謀善用，即為君子。

話休絮煩，且說柳公入城之後，盡發府庫錢糧，犒賞軍士，賑濟小民，又籍沒守亮所藏資財，及一應違禁之物，檢得楊復恭與他往來的書柬不止一封，都是同謀造反的。柳公便與梁生計議，要將這些書柬並前日這封反書與告捷表文，一同奏聞天子。梁生道：

「岳父未可造次，賊在君側，除之甚難，倘彼自知謀泄，忽生他變，便將憂及至尊。以小婿愚見，可修密札一封，將捷表與逆書都寄與薛尚武，託他善觀方便，先設法拿下楊復恭，然後把捷表逆書奏聞，方是萬全之策。」柳公點頭道：「賢婿此言真老謀深計。」便密密修書遣使寄往長安。正是：

灼蠹恐株焚，熏鼠懼社壤。

外寇甫能平，又須防內害。

不說柳公一面寄書與薛尚武，且說楊復恭自遣賽空兒去行刺之後，即與楊棟、楊梓商議了，親筆寫下反書，差人寄往興元。因久不見回報，放心不下，又遣一心腹家丁到彼探訪，並打聽柳、梁二人軍中消息。那家丁去不多時便回來稟覆道：「近日柳丞相傳下檄文，一路關津城堡都要加意盤詰奸細，凡興元人到長安來的，或長安人往興元去的，更難行動。小人恐有差失，不敢前往，祇得走回，於路到打聽得一件奇事，正要報知老爺。」復恭道：「有甚奇事？」家丁道：「小人前日偶從鳳翔府經過，見府門前一簇轎馬甚是熱鬧，小人問時，都說道：『本府的太守今日備酒，請兩個過往的京官，一個是參軍楊爺，一個是馬監楊爺，因奉內相楊老爺之命出京採辦，路過此處，特來拜望太守說情，故此請他。』」小人聽了暗想：『我出京時，不聞兩位大爺有奉命採辦之事。』心中疑惑，走入府裏探看，見後堂排著三桌酒筵，太守坐了主席，上面客位坐著兩個峨冠博帶的人，卻是面生人，並不是兩位大爺。小人情知是光棍假冒，等太守起身更衣，便把這話密密稟知。那太守點頭道：『我近聞你家兩位大爺緣事免官，今他兩個公然冠帶來見我。我原有些疑惑，及詰問他，他說：正為免官之後，在京無聊，故奉內相之命出來採辦。我因看內相面上優禮待他，不想竟是兩個光棍。』便喝令衙役登時捉下拷問起來，招出真名姓。一個叫做空心頭髮賈二，一個叫做三隻手魏七，其餘隨從的都招出姓名。這兩個光棍已不知在外假名冒姓做過了多少偷天換日的事。現今，太守把他監禁在本府獄裏。」復恭聽說，大怒道：「甚麼光棍，直恁大膽。」當時楊棟在旁聽了，也怒道：「這廝們冒著孩兒輩名色在外招搖，不特壞了孩兒輩的體面，並損了爹爹的身名，十分可惡，可令那太守把這千人犯解到這裏來嚴審。」復恭依言，便行文到鳳翔府，提這一千人犯。

太守遂把眾犯解到長安內相府中。復恭即委楊棟勘問。楊棟領命坐了前廳，左右將賈二、魏七押到階前。楊棟不看猶可，看時喫了一驚。原來那兩個不是別人，這賈二就是當年賣科場關節的聶二爺，這魏七，就是當日來捉科場情弊的緝事軍官。楊棟認得分明，猛然醒悟，大罵道：「你這班光棍，今日扮假官的是你們，前日扮聶二爺與緝事軍官的也是你們，你騙了我三千二百兩銀子去，今須追還來。」原來，賈二、魏七一向祇曉得楊棟、楊梓是楊復恭的認義子、侄，那知即樂雲、賴本初改名改姓的。今日，跪伏階下，聽得提起前因，方纔抬頭，把楊棟仔細一看，認得就是樂雲，兩個面面廝覷做聲不得。楊棟喝令左右將二人拖翻，先打一頓毒棒，打得皮開肉綻，鮮血迸流。二人哀告道：「當初哄騙大爺，不干我二人之事，實是大爺家裏的門客時伯喜並館賓賴本初，約我們來的，所騙三千二百金原分作三分均分，小人們止得一分，伯喜、本初到得了兩分去。」楊棟聽說，大怒道：「不信有這等事。」便教拿時伯喜來對質。原來，伯喜此時正為前番出外採辦之日，乾沒了復恭的銀子，近被復恭查出，打了一頓，鎖在府裏。當下就在府裏牽將過來，一見了賈二、魏七嚇得面如土色。賈、魏二人齊指著伯喜叫道：「時伯喜，當初哄騙大爺，可是你與賴本初造謀的？你兩個分了大半銀子去，今日獨累我們受苦。」伯喜雖勉強抵賴，到底口中支吾不來，被楊棟翻轉面皮，用嚴刑拷訊，祇得招出實情，把賴本初當日同謀分贓的情由，盡都說了。楊棟不勝忿恨，吩咐將三人監候，隨即入見復恭，備訴前事，要求復恭處置賴本初。復恭向來原祇受得楊棟的金珠賄賂，這假侄楊梓不過從楊棟面上推愛的，今既知他不姓楊，又曾哄騙楊棟許多銀子，便對楊棟道：「他既是個別姓光棍，你如何與他認弟兄？據他如此造謀設局，十分奸險，我也難認他為侄，悉憑你拿他來追贓報怨便了。」楊棟得了這話，便立刻差人擒捉賴本初。正是：

當年計策甚精，今日機關漏泄。

既與君子兇終，又與小人隙末。

好時認作兄弟，惡時便成吳越。

通譜至於如斯，豈不令人笑殺。

當下，楊棟差健卒數人，趕至賴本初私宅擒捉。少頃，回報說：「賴家私宅已寂然無人，不但本初不知去向，連他家眷也不知避往何處。」楊棟愈加忿怒，遣人四處緝拿，卻並沒蹤影。看官，你道賴本初那裏去了？原來他前日一聞假官光棍是賈二、魏七，便料得舊事必露。欲待勸楊棟不要提這二人來親審，卻又勸他不住，尋思無計，想道：「不如先下手為強，前楊復恭寫與楊守亮的反書草稿有在我處，我今拿去官司出首，免得明日到受楊棟之辱。」又想道：「各衙門都有楊家心腹人布置在內，惟將軍薛尚武處楊家人不敢去惹他，我須到他那裏去首告。他當初雖與我有些口面，今為著首告機密而往，料不難為我。」卻又想道：「尚武見了我首呈，必要奏聞天子，方好奉旨拿人，少也要等幾日，我便躲過了，倘楊棟來拿我家屬，如何是好？須先打發家眷出京，方保無事。」算計已定，便把這話細說與妻子瑩波知道，教他收拾了些細軟，僱下車兒，帶了從人、僕婦，連夜起身。又恐楊府差人追緝，吩咐他出京之後，不可說是賴家宅眷，亦不可說是楊家宅眷，祇說是梁家宅眷，竟取路望襄州進發。正是：

小人之險，自相屠戮。

忽戚忽仇，何其狠毒。

小人之巧，轉變甚速。

忽賴忽梁，何其反覆。

本初打發家眷起身後，即寫下首呈一紙，取了楊復恭的反書草稿，潛往薛尚武轅門伺候。恰值提轄鍾愛在轅門上點收各處公文，本初挨上前，叫聲：「鍾提轄。」鍾愛抬頭一看，認得是賴本初，便笑道：「賴官人，你如今做了楊老爺了，卻來這裏做甚麼？」本初道：「休要見笑，我今有一機密事，欲見你薛老爺。」鍾愛道：「有事不消面見，祇寫封書來，我替你傳達罷。我是不偷換人書柬的。」本初明知譏誚他，卻祇做不知，說道：「事情重大，必須面見，相煩引進。」鍾愛笑道：「引便引你進去，祇莫在薛老爺面前說我不好，他耳朵硬，不像別人肯聽人攛唆哩！」本初聞言，羞得滿面通紅。少頃，尚武陞帳，軍吏參謁過了。鍾愛叫本初報名入見，本初還指望尚武念中表之親，稍如禮貌，不想纔進轅門，早聽得吆喝一聲，奔出四五個穿紅軍健，將本初如鷹拿燕雀的一般，提至階下跪著。本初心驚膽戰，伏地告道：「有機密事，特來呈首，乞屏退左右，然後敢說。」尚武笑道：「我左右都是心腹人，你有甚機密事，但說不妨。」本初便把首呈，並楊復恭的反書草稿獻上。尚武此時已接得柳公密札，今看本初所首，正與柳公所獲反書相合。因對本初道：「所首雖真，但你本與反賊同謀，今事急，方來首告謀叛重情，道不得個自首免罪。」本初無言抵對，祇是叩頭。尚武笑道：「你前日道我連夜做了武官，也管你不著，今日如何到我這裏來？」本初惶愧無地，哀告道：「當初有眼不識泰山，伏乞將軍老爺看親情面上，饒恕則個。」尚武聽說，拍案大怒道：「你不說親情猶可，你若提起『親情』二字，教我毛骨悚然。你當時偷換薦書賺我，其罪猶小，還可恕得，你受了梁用之喬梓厚恩，不思報效，反幫了別人，要奪他的姻事，又賺他的半錦，險謀奸計，」

一而足，親情何在？你這斯喪心如此，本該立斬。今且先示薄懲。」便喝左右，將本初捆起，用大棍重責三十。本初再三哀告，尚武道：「我今為著梁用之喬梓打你，正是敦厚親情。」喝令左右加力重打。打完了，吩咐把他鎖禁馬坊中，聽候發落，不許泄漏。當日有幾句口號嘲他道：

昔把養娘當馬騎，後到長安做馬監。

今朝鎖禁馬坊中，一生常與馬作伴。

當下尚武既得了柳公密札，又見了本初首呈，正要設計擒捉楊復恭，忽報朝廷有諭旨到。尚武忙排香案迎接。諭旨道：

詔諭總制京營大將軍薛尚武：向來京師憚弱，為藩鎮所輕，皆因武備廢弛之故。今聞爾受任以來，訓練有法，旌旗壁壘，為之一新，朕甚嘉焉。次日，將親幸教場閱武，以壯軍容。爾其陳軍以俟。特諭。

尚武接了諭旨，想道：「我正好趁此機會，斬除兇逆。」便傳下號令，各營兵將俱於三更造飯，四更披掛，五更時分都隨著尚武到教場中，各依隊伍排列停當，金鼓旗幡十分齊整。演武廳上施設盤龍錦帳、金床玉幾，等候聖駕臨坐。辰牌以後，天子親率文武諸臣，並楊復恭等一班內侍駕幸教場。尚武領著眾軍將山呼，迎拜天子至演武廳，陞帳坐定。文武諸臣鵠立左右，內侍們奉侍帳前。尚武又命提轄鍾愛統率護駕軍士擁衛階下。但見：

羽衛雲騰，霓旌星列。虎門開處，層層儀仗擁鑾輿；龍騎來時，濟濟衣冠隨輦轂。教場中，轟轟唵唵數聲炮響似雷霆；將臺前，整整齊齊，千隊高呼震山嶽。煌煌金舄，恍若周王會獵講東都；裊裊玉鞭，儼如漢君按轡行細柳。赭黃袍，前後左右，森森嚴嚴，大半兜鍪圍繞，豈止內豎趨蹌，彤芝蓋，南北東西，燦燦爛爛，惟見甲冑鮮明，足令中官惕息。大纛旗下，排列著羽林軍、期門軍、控鶴軍、神策軍，一軍軍皆桓桓武士，洵堪誇虎風雲龍；演武廳邊，分布著金吾衛、拱日衛、千牛衛、驃騎衛，一衛衛盡赳赳武夫，那怕他城狐社鼠。劍戟重重遮御駕，大將軍八面威風；斧鉞團團拱翠華，聖天子百靈呵護。莫道主德無瑕，闕宦習今朝帝座壓旄頭；漫說天顏有喜近臣知，此日紫微臨武曲。且喜得，旌旗日暖蛇龍動，全不似宮殿風微燕雀高。

三通鼓罷，尚武登了將臺，把令旗招展，將眾軍分作五隊，按青、黃、赤、黑、白五方旗幟逐隊操演。每一隊演過，放炮三聲，掌號吶喊一遍。天子見軍容整肅，坐作進退，悉如法度，心中歡喜。尚武操演既畢，趨下將臺，竟至演武廳前，俯伏奏道：「君側之賊，不可不除。臣今日請為陛下除心腹之害。」奏罷，便躍起身，親自將楊復恭劈胸一把捉下階墀，教提轄鍾愛用繩索綁住。眾侍官俱相顧錯愕，天子亦失驚道：「卿未奉朕旨，何故擅拿內臣？」尚武奏道：「有人首告復恭交通叛帥楊守亮謀反。」天子問：「首人是誰？」尚武道：「即復恭假侄楊梓，原名賴本初。」復恭聽說是賴本初，便大叫冤枉，奏稱：「本初挾讎誣告。」天子正在疑惑，尚武從容奏道：「賴本初原係同謀，今因事急，故先出首。本初雖不能無罪，而復恭反情是真。陛下如未信，現有興元告捷表文，及復恭親筆反書，與本初出首呈詞，並反書草稿在此，乞陛下一一電覽。」言訖，遂於懷中取出獻上。天子先看了捷表，龍顏大悅。及看了首呈與反書，赫然震怒，指罵復恭道：「老奴悖逆至此，罪不容誅！」即傳旨將楊復恭就教場中凌遲處死示眾。於是，文武諸臣與大小三軍齊呼：「萬歲。」尚武一面使人將賴本初帶到，一面遣兵圍住楊復恭私第，把他全家老少並假子楊棟，及時伯喜、賈二、魏七一千人犯，俱拿解御前，候旨發落。天子命將復恭家口盡行處斬，家資什物籍沒入宮，假子楊棟亦即處斬，其首人賴本初並時伯喜、賈二、魏七等押赴獄中監候，另行分別議罪。處分已畢，天子問尚武道：「與興元捷表何不即奏聞，卻先到卿處？」尚武奏道：「柳玘、梁棟材恐復恭自知反書宣露，至生內變，故先以密札寄臣，使臣先擒復恭，然後奏聞陛下。臣因思復恭日侍君側，出入宮庭，擒之非易，必須於臣民觀瞻之地，聖駕臨御之時，乘彼趨蹌供奉之頃，出其不意，與眾共執之，方保無虞。正爾躊躇，適蒙聖諭，駕幸教場演武，臣遂得乘機除此兇逆。此皆社稷之幸，陛下之福也。」天子聞奏，嘉歎道：「柳玘、梁棟材臨事好謀，以定外亂，卿復深計周密，善觀方便，以除內奸。爾三臣之功可謂大矣。朕既誅元惡，宜獎元勛。」當晚，排駕還宮。次日，即降詔封薛尚武為護國大將軍、忠武伯，仍總制京兵。又遣使齎詔至興元封柳玘為秦國公，具原官如故；封梁棟材為武寧侯，仍兼翰林學士，加兵部尚書。封李茂貞為蕩寇伯，留守興元。其餘將校俱論功行賞。正是：

捷書將到未央宮，猶慮奸璫伏禁中。

君側今朝能靖輯，方開麟閣獎元功。

柳公與梁生受詔謝恩畢，把興元的兵符、印信交付李茂貞，正要班師回京，天子又特降敕諭：「以興元初定，命柳公與梁生權鎮彼處，李茂貞仍聽節制。」茂貞聞詔，心中甚是快快。柳公、梁生奉了敕諭，便一同料理軍務，稽查錢糧，又招集流亡，修築城堡，諸事粗備。梁生乃上疏，乞假還鄉葬親。天子準奏，即以子爵追贈梁孝廉，並追贈母竇氏為一品太夫人，又誥封妻桑氏為一品夫人。柳公又上疏奏稱：「已故禮部侍郎桑求，因觸忤楊復恭，貶死襄州，今復恭既誅，宜追贈桑求，以獎忠直。」天子隨又降詔：「追贈桑求為禮部尚書，賜葬，賜祭。」此時，綿谷一路已皆平靜，梁生一面先遣人往襄州，扶桑公靈柩至錦谷，以便與元配劉夫人合葬，一面擇日起馬回鄉葬親。柳公置酒餞行，囑咐道：「賢婿葬親既畢，便可同小姐到來，萬勿久羈，使老夫懸望。」梁生領諾，驅馬望襄州進發。祇因這一去，有分教：

多情才子，悲思奔月仙姬；

避難佳人，引出知音女伴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卷分解。